



美国之音：美国国会听证调查中共强摘器官现象

美国国会众议院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二日举行听证，调查中国是否存在强制摘取宗教和政治异议人士器官的现象。

美国之音报道，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两个小组委员会联合组织了这次听证。听证由共和党众议员罗拉巴克和史密斯共同主持。出席作证者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丹诺维奇、以及“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的发言人达蒙·诺托医生等四人。



“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的发言人达蒙·诺托医生在作证时指出中国器官移植的规模急剧增加，一些国外的病人甚至竟然可以在中国成功预约到手术时间。诺托说，虽然中共政权承认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是死刑犯，但这样大规模的器官移植仍然令人起疑。

诺托说：“这说明仅仅是死刑犯并不能提供所有中国手术所需的器官，特别是专门旅行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例子，所以，他们到底如何能建立这种短期内便能‘按需所取’的系统，唯一一种解释是他们有足够的、另外的活体器官提供者。”

“捍卫民主基金会”的研究员伊森·古特曼作证时表示，由于器官移植需求巨大、利润巨大，除了死刑犯外，法轮功学员、甚至地下教会、维吾尔穆斯林和藏人佛教异议人士都成为摘取器官的来源。

古特曼说：“为什么一些法轮功学员在经过详尽的验血后会被特殊的汽车运走，为什么逐渐的有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西藏异议人士也都要求接受同样的验血程序。我无法提供那些人群的死亡人数，但我估计在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八年期间，有六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因被摘取器官而死亡。”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李祥春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二零零三年回国时曾被判刑三年，在坐牢期间也曾被强制验血。他作证时说，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对他案件的关注，他也有可能被活摘器官而死。



中共卫生部二零零七年六月曾出台法令，限制外国公民来华做人体器官移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丹诺维奇在作证时呼吁美国政府和组织也尽快采取行动，协助减小世界范围内强制器官摘除的可能。

丹诺维奇说：“美国政府应该要求所有在他国非法或合法接受过器官移植手术的美国居民返回时必须申报。如果器官来源于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商业器官捐助，美国公司应该禁止将其用于临床研究活动或医疗器械销售活动。”

报道指出，中国目前并没有官方公共器官捐助项目，也没有全国性的器官分配管理系统。◇

十三年反迫害是为了所有可贵的中国人

【明慧网】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了对广大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在这场充斥着谎言和暴力的迫害中，法轮功修炼者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反迫害也走过了十三年的岁月。

法轮功修炼者反迫害，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更不是为了夺取政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是在实践真、善、忍的信仰，是为了所有的人，尤其是可贵的中国人。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是在维护着他们的信仰和言论的权利，这些权利也同样是所有中国人的权利。中共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基本权利，也同样会

剥夺其他中国人的权利，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在延伸到其他中国人身上。法轮功学员抵制中共作恶，就是在维护人间正义，维护社会正气。他们是在为所有的人付出。

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在利益面前宁肯自己吃亏也不损害他人。他们中当官的廉洁奉公，经商的以诚信为本，行医的不收红包……即使在中共凶残的迫害下，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坚守自己的道德。这些人在截窒着中共所导致的社会道德的下滑，在引领着道德的回升。这群人的存在，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受益。（文 / 飞鸣）◇



注销户口、没收身份证 方正县村民被剥夺生存权

——黑龙江法轮功学员云福起自述遭迫害经历

【明慧网】黑龙江省方正县天门乡黑河口村村民云福起，因为修炼法轮功，十二年来遭到当地中共人员多次绑架，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受尽折磨。

更不可理喻的是，云福起出狱后，方正县国保大队没收云福起的身份证；天门乡中共人员更进一步命令村干部注销云福起的户口，致使云福起成为没有身份的人。至今无法工作。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连买菜刀都要实名制的国度，云福起等于是被剥夺了生存权利。

以下是云福起自述遭迫害经历：

我叫云福起，今年五十六周岁，住黑龙江省方正县天门乡黑河口村。

二零零零年正月初六，我在沙河子镇被不明真相的杨文福恶告，后被沙河子镇派出所绑架到方正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四个多月，出狱时被看守所勒索一千八百元。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沙河子镇暂住期间，我被片警赵宏飞构陷后送往方正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半年，然后又被非法劳教一年。由于我当时身体被迫害十分严重，一面坡劳教所拒收。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八日返回方正县看守所，又在方正县看守所被关押三天，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日释放。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沙河子镇政法委书记赵守俭、民兵连长苏镇国将我绑架到方正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到五月二十三日。

二零零一年十月三十日，方正县“六一零”怀疑我写真相信，把我绑架到方正县看守所迫害。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六日早晨二点，我起来炼功，所长赵晓波指使普犯亲属将我的前胸第三根肋骨打成骨折。当天五点半我报告被打情况，看守所狱警置若罔闻，并于当天将我劫持到绥化劳教所。后因手续不全，返回方正县看守所继续对我刑拘迫害。所长赵晓波与副所长胡亚军和全兴同合谋，将我关到杀人犯与强

奸犯牢房，让凶犯对我进行殴打十二天。直接参与迫害的有：杀人犯王义、邓洪朋、强奸犯原沙河子农场派出所所长杨明军、强奸犯王晓波、滕某某。直到一月二十八日，我才被转到别的牢房。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四日，我被绑架到黑龙江长林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零七个月。在长林子劳教所五大队，我被迫害得非常严重，大队长赵爽、教导员张纯良多次指使犯人对我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对我进行推、搡、搬还不算，用钝器将我头骨、肋骨、手骨打成骨折二十一处，恶警张纯良曾将我单独调到单间亲自将我打伤三次。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晚，我在方正县德善乡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到德善乡派出所，所长何万军等对我进行毒打，将我肋骨踢断，又抢去我身份证及二百元钱。第二天，将我劫持到方正县国保大队。之后，我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参与迫害我的国保大队主要责任人：鲁统金、白文杰、王林春。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我被

劫持到呼兰集训队，我不写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不许我睡觉，不准我喝水。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我又被劫持到大庆监狱。在那里，我被强迫做奴工，遭恶徒们随意打骂。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六大队长李伟男、副队长李乃顺强行翻监，翻走我二百元钱，李伟男还指使杀人犯赵国龙、张福明、李本荣、严昌军等多次对我毒打，将我左侧肋骨踢折。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我从大庆监狱出狱回家后，到国保大队多次讨要身份证，他们不给；我到县政府上访，被阻碍推诿搪塞；回天门乡黑河口村，村干将我户口注销。我没有身份证找不到工作，生活危困，找村书记任祥与会计张伟，两人说是乡政府让注销的。

方正县天门乡注销我户口，不给我补办身份证，我因没有身份证而找不到工作，生活危困艰难，等于被剥夺了生存权利。

我保留对其责任单位与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精神赔偿，名誉赔偿的责任，保留追究侵犯我人身自由的责任人的权利。

“三退”是去毒誓、抹兽印，是保命！

【明慧网】除了共产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政党要求人在加入时发毒誓要把生命献给它。这种党旗下的宣誓意味着什么？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时，都要举起右手发毒誓，表明甘愿为共产党献身。随着誓言的发出，在宣誓者的右手上或是额头就被印上了一个“兽记”（体现在另外空间的身体上）。能否抹去兽印，将是人人都必须面临的生死选择，也是其还能否得到神救度的见证。曾经加入过党、团、队的人要避过这场预言中的淘汰灾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声明退出中共的这些组织，随着退出声明的发出，兽记就被抹去了！

现在上天正在给人一个选择的机会：是抛弃邪恶、选择光明，还是做邪党的替罪羊、随着邪党毁灭。这

的确是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啊！

2002年6月，贵州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距今二亿七千万年的“藏字石”，石头断面上显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后被中科院地质专家鉴定为天然形成。中共在历次运动中迫害死八千万中国人，已经恶贯满盈，天灭中共在即。因为人们在加入党、团、队时，面对血旗向天发了毒誓，说把一生、把生命都献给邪党。现在只有采取公开的方式退出，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时保平安！至2012年9月17日，已有一亿二千四百多万中国人顺应天意，声明“三退”（退出党、团、队）。